

活着，就要有勇氣追求夢想

今日是國際兒童節（6月1日），想起早前和朋友談起啟蒙書籍，朋友提起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，一個少年追夢、堅持及獲寶藏的故事，在此與讀者分享。



青年讀書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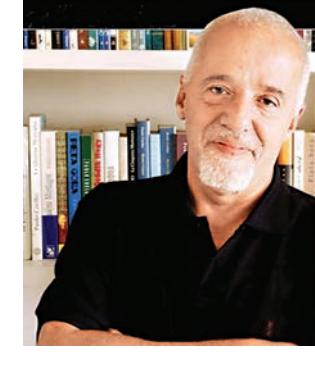
歡迎投稿

qingniandushuhui@gmail.com



香港華菁會
HUA JING SOCIETY

大公報



▲巴西作家保羅·柯艾略著作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資料圖片



楊田田
香港華菁會副秘書長

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（《The Alchemist》）是巴西作家保羅·柯艾略（Paulo Coelho）的作品，1988年出版，至今已翻譯成逾70種文字，屬全球最暢銷的書籍之列。

故事開頭講述西班牙少年聖地牙哥渴望認識世界，夢想到埃及金字塔去。為此他放棄在修道院的學習，成為一名牧羊少年。在一位國王的指引下，他開始旅行，過程中困難與驚喜交織。

後來在水晶商人、英國煉金術痴迷者、一位真正煉

金術師等人的指引下，學習語言、關注預兆（實質是提升覺察力）、不斷與自己內心對話，堅定追夢信念，最終到達金字塔，也掌握寶藏的真正所在。

沙漠遭禁錮險喪命

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沒有跌宕的劇情，但不乏有趣設計，讓人莞爾一笑。例如說到少年剛到非洲，人生地不熟，巧遇到講家鄉話的「朋友」，就高興地與「朋友」分享要去尋寶藏的願望。結果才過一陣，「朋友」

謊稱去買馬，捲財而去。少年初出茅廬，因為輕信而失去財物，沮喪之情可想而知。想必不少讀者初入社會時，都曾或多或少因為幼稚單純「撞板」，因而能產生共鳴。

還有一個奇幻的情節，就是少年遭沙漠部落首領禁錮，不僅財物全失，還有生命危險，要把自己變為風，顯示出「神力」，才能獲釋。人怎麼能變成風呢？絕境中的少年帶着虔誠，和沙漠、風、太陽乃至神對話，最終召喚出狂風。隨着烏雲蔽日，飛沙走石，人畜在風中不能動，少年重獲自由。

最後，煉金術師給少年展示了煉金的技藝，並把四分之一金盤分給少年，又預留了四分之一給他作未來之需，預言少年還有錢財之災。果然，少年在最終登上金字塔，感動落淚挖寶藏之際，遇到一隊奴隸，把他的四

分之一金盤掠走。但奴隸首領又留下一句話，說他夢到在西班牙某教堂後有一處寶藏，但他不屑於翻過整個沙漠去尋寶。

原來近在咫尺

少年終於會心一笑，頓悟「命運」的用意，因為那個教堂就在他不遠處。最終少年回家挖到寶藏，並明白這就是命運的安排。

對這個寓言故事可以有多重解讀。我的感悟是，人必須有所經歷，否則即使坐在寶藏上也挖不到。經歷過程中苦有甜，但應積極面對，並從經歷中學習、成長。如果少年安於在家鄉當一名牧師，他又怎麼能體會世界的各種奇妙！

虎歌

作者：虎哥



▲小泉八雲筆下《怪談》，在日本家傳戶曉，並多次改編拍成電影
資料圖片

《怪談》是小泉八雲（1850–1904）根據日本傳統靈異恐怖故事改編而成，可以說是日本的《聊齋志異》，在日本文學史上頗有地位。目前最完整的中文版總共收錄了56篇。

小泉八雲其實不是日本人，而是愛上日本的西方人，父親為愛爾蘭人，母親是希臘人。由一個外國人來寫日本本土最廣為流傳的民間故事，並成為經典，這也算是《怪談》的一大特點，也說明了當年尚未開放的東方文化，對至少自認為已經文明化的西方世界具有吸引力。這樣也可以理解荷里活早期會拍《六福客棧》——這樣我們現在看起來「很雷」的中國題材電影。

《怪談》與《聊齋志異》比較，可以看出一些日本

與我國很有意思的文化差別。以愛情故事為例，《聊齋志異》中有不少正能量的溫情故事，鬼怪報恩，以致生死不離的愛情。《怪談》裏大部分的故事是孤獨或寂寞的，鬼大部分是女鬼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復仇，個個都是愛得真切，恨得徹底，報復起來絲毫沒有轉彎餘地。這也是一種民族性的文化傳承吧。

這樣有些極端的感情觀，在日本電影裏體現的也比較明顯，比如大島渚的《愛的亡靈》，一樣是因愛而生的鬼故事，《感官世界》雖然不是鬼片，但是一樣是「愛你愛到殺死你」。

《怪談》系列電影，最著名的一部是1964年小林正樹的版本。這部電影由四個故事構成，當年獲得過康城

漫談《怪談》

影展評審團特別獎。電影裏看不到現在恐怖片裏的血腥鏡頭，聽不到烘托緊張的配樂，但音樂、色彩和鏡頭的運用打造出了大師級別「恐怖」。

電影裏其中一節故事《黑髮》結尾時，拋棄原配的武士最後的掙扎，導演連配樂都隱藏起來，一分一秒，安靜地呈現痛快的報仇。《雪女》中，通過色彩構造出雪女為妖和為女人時截然不同的狀態。《無耳芳一》中，廟裏主持為拯救被亡魂招去演出的說唱藝人芳一，為他全身寫滿經文，卻遺漏了耳朵，亡靈深夜在屋內尋找芳一卻不見。瑟瑟發抖的芳一和四處尋覓的亡靈，緊張的對峙比最後割掉耳朵的鏡頭更揪住觀眾。寫滿經文的說唱藝人也成了經典的電影形象。

盈盈道來

于盈

鳳凰衛視節目製作人、主持人



馭勢科技聯合創始人及CEO吳甘沙是個很專一的男人，在復旦大學讀了本科加碩士，然後進入英特爾中國研究院，一做就是16年！出來創業前，是英特爾在中國的首席工程師，也是英特爾的第一位中國人研究院院長。除了討論他熱愛的無人駕駛以外，話不多，感覺是個低調穩重型男人。

吳甘沙身上打上了深深的英特爾烙印。比如說英特爾的平等性，CEO沒有自己的辦公室，跟大家坐在同樣的開放空間裏，馭勢科技的辦公室就是這樣設計的。英特爾強調冒險，不怕犯錯，看到方向他雙倍下注，失敗了也非常願意去認錯，舔舐一下傷口，重新站起來，變得更加強大。

他受到英特爾創始人之一Andy Grove（安迪·葛洛夫）「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」這句話很大的影響，也就是說在一個高速發展的產業中，必須擁有足夠的危機感。

吳甘沙分享，從穩定的大平臺出來創業，經歷最大的考驗是心態的轉變。雖然他才40出頭，卻是一頭帥氣的銀色頭髮，這或許也是創業辛苦的體現。

為無人駕駛變革

作為從大公司出來的工程師創業，吳甘沙說他有兩個體會，一個是不夠Hungry（飢餓），一個是不夠Humble（謙遜）。

他解釋說，在大公司裏面，大家都是和和氣氣，

創業需要「飢餓」與「謙遜」

不會太狼性，但創業需要有足夠的飢餓感和戰鬥力。另外一個就是Humble（謙遜），吳甘沙說自己經歷了從一開始覺得自己很牛很自大，可以去顛覆甚至是替代傳統行業，到思考如何賦能傳統行業，達成共贏。

而在創業過程中學習的阻礙，恰恰是學習的經驗，原來十幾年一直是按照一套方式去做事，而現在要拋掉整個經驗，以一種非常謙遜的心態，完全放空內心去接受新的事物。

就算現在，沿着今天的道路走下去的話，並不能通往未來的城市區域的無人駕駛，無人駕駛的技術和算法需要一些創新和變革，能使機器像人一樣舉一反三，觸類旁通。那就意味着整個行業必須敢於把一些已經做得很好的東西放棄掉。

平衡工作家庭健康

吳甘沙坦言，創業之前對於創業需要付出的代價思考得不夠充分，覺得可以比較平衡地去進行創業，但後來發現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，你生活得很舒服，那你做得就比別人慢，沒辦法在競爭中處在一個有利的位置。

他每天一早工作到晚上九點，中午在座位上邊吃飯邊工作。而且他遷就女兒上學地點，離公司住得遠，每天在路上來回需要三小時。在創業的過程中很難找到平衡，但感覺吳甘沙在心態上不忙亂。

他深受曾國藩影響，最喜歡的一句話叫「既過不

戀、未來不迎、當時不雜」，對吳甘沙來說就是倒頭就能睡的本事。

吳甘沙意識到創業是一場長跑，如果因為太累身體出了問題，對自己對家人對員工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。而且對無人駕駛這個行業來說，招人的門檻很高，所以員工流失的代價高。他不想把自己和員工搞得特別疲憊來迎戰每一天。吳甘沙對自己的定位不是企業發展的主導者，而是希望可以影響身邊更多的人，帶領員工一起前行。



▲作者于盈訪問馭勢科技聯合創辦人及CEO吳甘沙

古宅，向過去的生活告別，開啓了在這篇美麗土地上的生活，自此，普羅旺斯不僅僅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名詞，也同時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象徵。

陽光下的石屋

對於曾經在紐約的繁華商業中打拚了15年的彼得·梅爾來說，在一個夏日的傍晚，看到坐落在中世紀山村中的一座鄉間別墅掩映在輝煌的光芒之中，是一個夢想的開始。他進而在這風景優美而未經文明污染的鄉間定居下來，這裏有冰封雪埋的冬季普羅旺斯人民蜷縮在屋裏的生活，也有在春節到來農夫們忙碌的日子，有熱烈的陽光，有大批農人採摘櫻桃的時節，還有無風無雲，天空晴朗的日子，大片的時光在普羅旺斯的土地上延展開來。就在這片土地上，作者開始了細細嗦嗦的生活。

「我們在下午的斜陽下第一次看見她，當天晚餐時分，我們的心便已經提前入住了。房子坐落於一條鏈接兩座中世紀山村的鄉村道路的上方，門前一條土徑穿越櫻桃叢和葡萄園與外界相連。確切地說，這是一間農舍，用本地產的石材建造而成，兩百年的滄

桑風雨，日曬寒潮把石頭染成了泛白的似灰非灰。」

「屋後，盧貝隆山拔地而起，最高處可達3500英尺，由西而東蜿蜒64英里。參天的杉樹、松樹和橡樹使盧貝隆山終年鬱鬱蔥蔥，為野豬、野兔等動物提供了理想的家園。濃蔭之下，岩石之間，野花、麝香草、薰衣草和蘑菇隨處可見。如果在天高氣爽之時，站在山頂登高遠眺，目力可及之處，一邊可遙望阿爾卑斯山潔白的雪峰，另一邊則可將蔚藍的地中海盡收眼底。一年的大多數時間裏，在山區散步八九個小時，可能都見不到一輛車，甚至一個人影。」

就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，彼得·梅爾的後花園向外擴充了二十四萬英畝，這裏儼然是一個隱居者的天然屏障，無盡的陽光、紓緩的山谷、樂天而善良的鄰居，他同時連着房子一起買下了六畝種滿葡萄的地，葡萄藤按特有的規律隨着山壁伸展着婀娜姿態，從春天的鮮綠變成夏天的深綠，然後變成秋天的橙黃與暗紅，在冬天減枝後依舊傲然地挺立在空曠的土地上。彼得·梅爾的日子在這裏展開，買下房子，填平房前的土地，修建花園，種植葡萄，開啓了一片新的生活。（待續）

醉



▲法國普羅旺斯，小屋配上薰衣草田，令人心醉
網上圖片

桑雨，日曬寒潮把石頭染成了泛白的似灰非灰。」

「屋後，盧貝隆山拔地而起，最高處可達3500英尺，由西而東蜿蜒64英里。參天的杉樹、松樹和橡樹使盧貝隆山終年鬱鬱蔥蔥，為野豬、野兔等動物提供了理想的家園。濃蔭之下，岩石之間，野花、麝香草、薰衣草和蘑菇隨處可見。如果在天高氣爽之時，站在山頂登高遠眺，目力可及之處，一邊可遙望阿爾卑斯山潔白的雪峰，另一邊則可將蔚藍的地中海盡收眼底。一年的大多數時間裏，在山區散步八九個小時，可能都見不到一輛車，甚至一個人影。」

就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，彼得·梅爾的後花園向外擴充了二十四萬英畝，這裏儼然是一個隱居者的天然屏障，無盡的陽光、紓緩的山谷、樂天而善良的鄰居，他同時連着房子一起買下了六畝種滿葡萄的地，葡萄藤按特有的規律隨着山壁伸展着婀娜姿態，從春天的鮮綠變成夏天的深綠，然後變成秋天的橙黃與暗紅，在冬天減枝後依舊傲然地挺立在空曠的土地上。彼得·梅爾的日子在這裏展開，買下房子，填平房前的土地，修建花園，種植葡萄，開啓了一片新的生活。（待續）

普羅旺斯得天獨厚

桑雨，日曬寒潮把石頭染成了泛白的似灰非灰。」

「屋後，盧貝隆山拔地而起，最高處可達3500英尺，由西而東蜿蜒64英里。參天的杉樹、松樹和橡樹使盧貝隆山終年鬱鬱蔥蔥，為野豬、野兔等動物提供了理想的家園。濃蔭之下，岩石之間，野花、麝香草、薰衣草和蘑菇隨處可見。如果在天高氣爽之時，站在山頂登高遠眺，目力可及之處，一邊可遙望阿爾卑斯山潔白的雪峰，另一邊則可將蔚藍的地中海盡收眼底。一年的大多數時間裏，在山區散步八九個小時，可能都見不到一輛車，甚至一個人影。」

就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，彼得·梅爾的後花園向外擴充了二十四萬英畝，這裏儼然是一個隱居者的天然屏障，無盡的陽光、紓緩的山谷、樂天而善良的鄰居，他同時連着房子一起買下了六畝種滿葡萄的地，葡萄藤按特有的規律隨着山壁伸展着婀娜姿態，從春天的鮮綠變成夏天的深綠，然後變成秋天的橙黃與暗紅，在冬天減枝後依舊傲然地挺立在空曠的土地上。彼得·梅爾的日子在這裏展開，買下房子，填平房前的土地，修建花園，種植葡萄，開啓了一片新的生活。（待續）

桑雨，日曬寒潮把石頭染成了泛白的似灰非灰。」

「屋後，盧貝隆山拔地而起，最高處可達3500英尺，由西而東蜿蜒64英里。參天的杉樹、松樹和橡樹使盧貝隆山終年鬱鬱蔥蔥，為野豬、野兔等動物提供了理想的家園。濃蔭之下，岩石之間，野花、麝香草、薰衣草和蘑菇隨處可見。如果在天高氣爽之時，站在山頂登高遠眺，目力可及之處，一邊可遙望阿爾卑斯山潔白的雪峰，另一邊則可將蔚藍的地中海盡收眼底。一年的大多數時間裏，在山區散步八九個小時，可能都見不到一輛車，甚至一個人影。」

就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，彼得·梅爾的後花園向外擴充了二十四萬英畝，這裏儼然是一個隱居者的天然屏障，無盡的陽光、紓緩的山谷、樂天而善良的鄰居，他同時連着房子一起買下了六畝種滿葡萄的地，葡萄藤按特有的規律隨着山壁伸展着婀娜姿態，從春天的鮮綠變成夏天的深綠，然後變成秋天的橙黃與暗紅，在冬天減枝後依舊傲然地挺立在空曠的土地上。彼得·梅爾的日子在這裏展開，買下房子，填平房前的土地，修建花園，種植葡萄，開啓了一片新的生活。（待續）

醉

從「吳三貴」看蔡英文專橫

就是敢言

吳志隆

傳媒及社區工作者、
《就是敢言》副主席

寫這篇真的很尷尬，因筆者姓吳！我知道，在香港姓吳「唔係大晒」，怎想到在台灣，姓「吳」真的「大晒」，前提是加入民進黨。吳釗燮、吳茂昆、吳音寧這三個名可謂寶島新聞最熱門的關鍵詞，最近連串勁爆新聞都與這三人有關，島內媒體統稱三人「吳三貴」。

「吳三貴」之貴，在於可超脫一切指摘，對民意反對無所顧忌，受到蔡英文「聖眷獨寵」的政治貴人。筆者要指出，「吳三貴」與明末清初「一怒為紅顏」的平西王吳三桂一樣，將成為民進黨江山打開一道致命關口，進來不一定是國民黨，卻定是洶湧憤怒的民意。

「40天教育部長」吳茂昆是三吳中實力最弱的，或者也因此政治生命最短壽。他本是與前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齊名的科學家，但為了換一頂烏紗帽竟可練就比「鋼鐵俠」更厚的臉皮，竭力想方設法配合上面想要拔除管中閔為台大校長的政治意圖，千方百計達成不任務，卻被揭出一頁頁的黑材料，在一片罵聲中黯然下台。

相比起吳茂昆的鋼鐵臉皮，吳釗燮推卸責任仍大言不慚更為可笑。繼多米尼加5月1日與台「